

唐太宗

tangtaizong

第二卷

玄武晓月

赵扬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唐太宗

TANGTAIZONG
SUOZHIJISHU

第二卷

玄武晓月

赵扬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太宗. 第2卷, 玄武晓月/赵扬著. —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4.2

ISBN 7-80623-455-1

I. 唐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0754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32
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	印张 13
邮政编码 450002	字数 335000
承印单位 安阳市印刷厂	印数 1—5000
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	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	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455-1/I·343	定价 22.4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■ 赵扬，原籍河南省原阳县，一九六三年生于河南省桐柏县并在这里读完小学、中学，一九八四年毕业于淮北煤炭师院中文系。长期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工作，曾主办物资贸易公司、筹建药具工厂、管理大型仓储企业、主管特大型化工企业的物资采购和产品销售工作。现供职于河南省煤气集团公司，高级经济师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一九九八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金钱世界》、《激情磨剑》，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及随笔等。



■责任编辑 杨吉哲
■装帧设计 王井起
■责任校对 陈舒植



作者赵扬



目 录

- 第二十一回 杜淹求官宴韦挺
秦王作画赞学士 (363)
- 第二十二回 建成生疑信传言
元吉任性结私党 (382)
- 第二十三回 河北聚众举反旗
金殿点将议出征 (399)
- 第二十四回 万宝衔命探洛阳
士信殉节失洛水 (417)
- 第二十五回 太子巧施离间计
世民水淹刘黑闥 (435)
- 第二十六回 唐皇苦心理家事
秦王悲情感落魄 (454)
- 第二十七回 婉娘临终劝世民
建成阵前联李艺 (473)
- 第二十八回 安居储位行新令
痛失股肱哭薛收 (493)
- 第二十九回 房杜凭计说秦王
倩紫依理劝三宝 (514)

- 第三十回 唐皇避暑造新宫
文干中计发义兵 (534)
- 第三十一回 李渊仓皇应突变
世民雷霆荡庆州 (556)
- 第三十二回 太子负荆诉冤屈
封公鼓舌释疑窦 (578)
- 第三十三回 元吉恶意赠烈马
世民怒言道曲直 (600)
- 第三十四回 零落势去天策府
疑阵退散突厥兵 (623)
- 第三十五回 酒肆结识不明客
狱中遭受皮肉苦 (644)
- 第三十六回 建成怀仁宴兄弟
世民忍痛散府属 (666)
- 第三十七回 敬德直言促大计
常何婉转表忠心 (688)
- 第三十八回 显德殿黄粱未醒
天策府秣马厉兵 (709)
- 第三十九回 玄武门同胞受刃
海池畔唐皇交柄 (731)
- 第四十回 平内乱文武并举
登皇位朝野同贺 (752)

第二十一回 杜淹求官宴韦挺 秦王作画赞学士

武德四年八月，中秋节将近，秋高夜澄。李渊眼见全国渐趋一统，龙心大悦，下旨大赦天下，率百官于京城南郊大祀天地，并赐酺天下。大酺期间，百官、庶民共同宴饮欢聚，并开百场戏。那几日，长安城里百戏竞作，人潮如涌，有诗为证：

配天昭圣业 率土庆辉光 春发三条路 酺开百场戏
流恩均庶品 纵观聚康庄 妙舞来平乐 新声出建章

天阔云舒，树绿水碧，秋风抚慰下的曲江池显得更为妩媚。自晋昌坊开始，渠水汇集成股名为曲江，沿岸风景秀美为游乐胜地，朝中各衙署在这里修筑了许多亭馆台榭。曲江过了修政坊，水面渐阔，是为曲江池。曲江池北首伸入敦化坊和青龙坊、曲池坊之间，池水向南延伸约有万亩池面，水阔无际，四周菰蒲葱绿，柳荫四合，碧波红藻，湛然可爱。

曲江沿岸的亭馆台榭中，以青云楼和芙蓉苑最为著名。它们修筑于青龙坊里的曲江两侧，与西边通善坊内的大片杏园东西相望，不说周边绿树环水，烟水明媚，就是园内的珍木异石也布置得

十分精巧,更别说这里闻名天下的珍馐美馔了。像青云楼,就是朝中大型宴会的指定地点,这几日大酺,各衙署相继在这里和芙蓉苑等知名酒肆里宴饮,将其中人员折腾得筋疲力尽,大酺过后,他们停业休息一天,今日方才开门营业。

青云楼由于声名显赫,且有官供的支应,日常来这里的客人大多是朝中的达官贵人。这里的酒费昂贵,寻常百姓不敢轻易登门。却说这日太阳刚刚过头,正是午时,从城内奔来一匹白色高头大马,骑手头戴一顶皂绢幞头,身穿一袭绯色缺胯袍,脚登乌皮六合靴。他一路挺身疾奔,目光并不斜视,脸现倨傲之气。到了青云楼门首,只见他驭住马,一跨腿蹦到地上,将马缰绳扔给门房,疾步入了园门直奔楼上。后面的门房显然认识他,脸上早就堆出了过多的谄笑,乖觉地将马绑在拴马桩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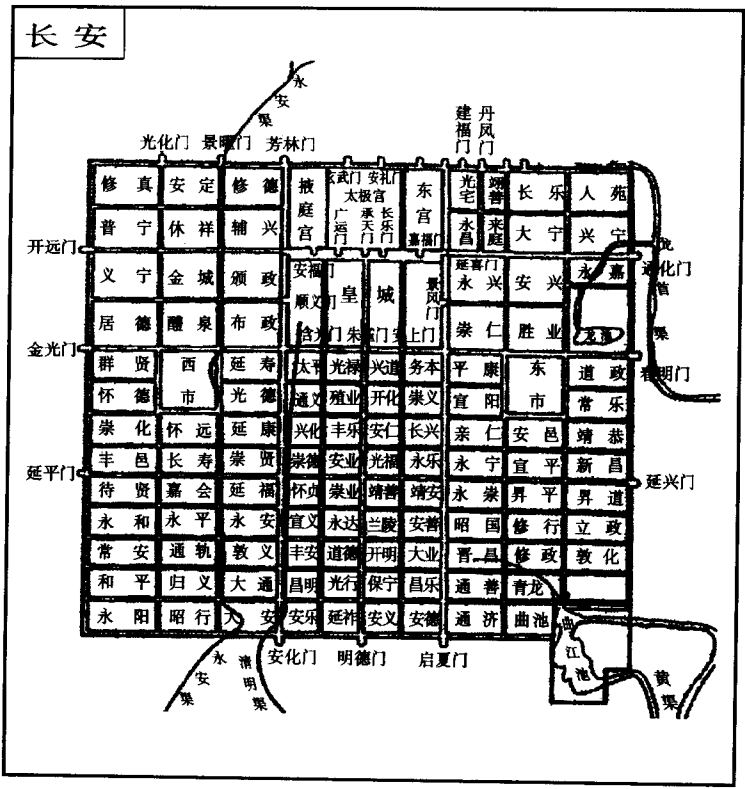
这人入了阁门,一名头戴帷帽、身穿胡服的胡姬迎上前来,她轻启红唇,操着不太熟练的长安话说道:“韦爷,您来了,这一阵子忙什么呀?我们都想着您哩。楼上那人已经等您半个多时辰了。”原来此人名叫韦挺,现在东宫任太子左卫率。其父曾仕隋为民部尚书,韦挺少时在长安与当今的太子李建成成为玩伴,交往甚密竟成莫逆。如今李建成贵为太子,早将韦挺引为心腹,是其第一红人。

韦挺脸上浮起笑容,看得出来,他与眼前的胡姬甚为熟悉。他用手摸了一下胡姬的脸蛋,柔声说道:“小蛮,想我吗?”胡姬用粉拳打落他的手,复又将韦挺向楼上引,嗔道:“韦爷,我想您有什么用?今天若不是楼上那人相邀,您会来这里吗?会想起我吗?”

胡姬将韦挺引到“翠涛阁”前,阁门正开着,想是听见了韦挺的声音,里面马上迎出一人,只见他拱手道:“韦兄弟,有劳大驾践约,为兄感激不尽。”韦挺也急忙拱手,说道:“既蒙杜兄召唤,小弟焉有不从之理?累杜兄在这里久候了。”在他举手之间,身旁的胡姬早已悄悄地闪身下楼。

先来此人名为杜淹,是杜如晦的叔父,其在隋朝曾任御史中

长安



丞，后在王世充的郑朝署少吏部。洛阳城破，因他杀了杜如晦的哥哥，杜如晦想报杀兄之仇被弟弟杜楚客劝下，杜淹这才保全了性命，被秦王李世民带回长安。然一直不得选，整日在长安赋闲无事。

杜淹伸手请韦挺入席，韦挺迈入阁内定睛一看，只见案上已经摆满了各色果蔬，中间的一只双鱼纹四曲银碟上摆着六只缕金龙凤蟹。韦挺还是识货的，他知道这是由吴中转运而来的糖蟹，厨工用洁布擦净亮面后，再以金缕龙凤花云贴其上，在长安实属珍品。韦挺向藤椅子上坐定，眼光拂过窗外的曲江风景，笑道：“杜兄如此多礼，兄弟前些日子收下你那套团花纹金杯已是唐突，今日又蒙你赐宴，让我如何消受呀。”

杜淹连声道：“韦兄弟能给拙兄如此大面子，不胜感激。来，韦兄弟，这是酒楼新进的蒲桃酒，请满饮此杯。”

青云楼里的酒器甚是讲究，饮蒲桃酒用的是玛瑙兽首杯。韦挺端起杯子，只见陶红色的杯子里，碧绿的蒲桃酒如一汪浅潭，仿佛透着凉意。他一饮而尽，只觉得入口味辛，那凉意如一缕缕温火，片刻间四体融和，遂赞道：“好酒！”

韦挺知道杜淹如此殷勤的用意。杜淹自从入了长安，眼见昔日洛阳同僚纷纷入阁，自己久不得调，心中焦急万分。有心想走秦王府的路子，然李世民诸事忙乱，没有时间想起他。秦王府众人知道杜如晦的心情，都不愿意帮杜淹说话。东宫和齐王府里的人想他是杜如晦的亲叔叔，也没人搭理他。弄得他上下不着地，惶惶然如丧家之犬。杜淹落得如此尴尬，还有一个因素。杜淹年轻时候博闻能辩，有心出仕想走终南捷径，就与好友韦福嗣共入太白山隐居。隋文帝洞察了两人的心机，将两人召来申斥一番，然后把他们谪戍到江表以示惩罚，这件事情在长安很长时间被传为笑柄。及至杜淹臣服王世充，得宠后威权自重，连自己的亲侄子都不放过，世人甚为不齿。韦挺素来傲慢不羁，对杜淹也很不以为然。然他和杜淹素有旧交，又颇信袁天纲之语，当初袁天纲给自己和王珪、

杜淹所留短语，隐隐然三人似乎为一殿之臣。今日杜淹盛情来邀，他虽不十分乐意，还是来了。

韦挺夹过一只糖蟹，揭开盖子，只见蟹壳内蟹黄灿然，遂叹道：“秋来蟹肥，让我又想起吴中美景。”他话锋一转，“杜兄，你知道我是一个直性子人，有什么话，请说吧。”

杜淹脸上已有皱纹，黑黑的脸庞上一双眼睛精亮，他伸手招呼侍者，说道：“上飞刀鲙鲤。韦兄弟，听说这鱼还是洛河里的鲤鱼哩。”所谓“飞刀鲙鲤”，就是将鲤鱼切成细丝然后生食之，青云楼里的这道菜甚是有名，庖厨能把鲤鱼肉切得如轻纱一样薄，如丝线一般细，时人誉之“毅薄如丝，轻可吹起”，真乃神乎其技。

韦挺神色漠然，他久在酒宴中穿行，眼前有再好的美饌也视若平常。

杜淹察言观色，知道韦挺性子甚急，也就不再弯弯绕，遂长叹一声：“韦兄弟，为兄已入长安两月有余，同来的人都有了地方，独我一人没有着落子然如孤魂野鬼。今天找你，还想请你在太子面前美言几句，早日为我谋一差使。”

韦挺并不直接回答，轻轻一笑：“杜兄，你的亲侄子现在天策府颇受重用，你又是秦王带回来的，怎么反过来求太子呢？”

“这其中的原因你应该知道，当初因受王世充之命杀了我的大侄子，如晦就把这笔账算到我的头上，对我怨恨颇深，若不是楚客替我求情，我已经死在洛阳了。现在如晦在秦王面前很得势，能容下我吗？我不想去碰那冷钉子。”

杜淹提到了李世民，韦挺突然来了气，忿忿道：“杜兄，你若不投天策府，实在是不识时务！现在的秦王风光得很呢。知道吗？那日太子带领众皇子观看百司酺宴，秦王的风光多么抢眼啊。”

杜淹点点头。这件事刚过不久，长安城里的好事之人谈起来口沫横飞。此次大酺首日，李渊带领身边重臣和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等人，乘步舆沿着朱雀大街直到曲江池，沿途观看酺宴盛会。第二日，李渊令李建成率领众皇子出行，让他们“体会民情，与

民同乐”。李建成居前，其他人依次排开。过往之处，观望士民见了太子皆低头默然，及至李世民到了近前，人群中有人识得他的，喊了一声“这是秦王”，顿时“秦王”喊声雷动，人人脸上皆现兴奋之色，纷纷要上前一睹李世民的风采。李建成和李世民虽是一母所生，但李建成个子稍矮，这些年又静多动少，身子已经微微发福，而李世民长身玉立，脸现英气，加之他近时战功卓著，长安百姓早将他看成神人一般。李世民现在受众人欢呼，人群簇拥使他难以前行，前边的李建成扭头看了一阵，脸色渐渐阴沉下来，向李元吉等人一挥手，先行离开了。那几日，长安百姓纷纷以见到李世民为荣。李世民当街受拥的消息传入朝中，一大半人都以为这是李世民的功劳卓著使然，而裴寂、李建成等人暗地里却酸溜溜的。

韦挺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忿忿对李建成说道：“百姓只知秦王，不知太子，皇上也太宠秦王了。”李建成脸色阴沉不吭一声。

此后数天，只要一听李世民的名字，韦挺心里就憋气。

杜淹观察韦挺的神色说道：“这些年来，秦王东征西讨，所战皆捷。尤其是此次围洛阳，他敢于分兵堵截窦建德，这种胆魄非常人所有，难怪百姓拥戴他了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，秦王确实功劳不小，然那副得意嘴脸也让人生厌。此次皇上又封他为天策上将，杜兄，他连瞧太子的神色也视若无物了。还有他的那帮府属，也是不可一世跋扈得很呢。知道吗？昨天，房玄龄路过尹德妃父亲尹阿鼠门首的时候，尹阿鼠正站在门首送客，房玄龄连马也不下就想一驰而过，让尹阿鼠指挥门人把他拉下马来打断了手。”

杜淹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这还是在洛阳时惹的气，当时尹德妃奉圣旨去洛阳接收内宫，除了收到一些人之外，金珠宝贝一无所获，都让秦王分给有功将士了。听说尹德妃和张婕妤当时就气鼓鼓的，觉得秦王把好东西都独吞了。房玄龄太没有眼色，放着那么多路不走，偏偏要从尹阿鼠的门首经过，不是自取其辱吗？”

这时，隔壁房间传来了声音：“杜先生此言差矣，如今天策府目

空一切,正该有人挫挫他们的骄气。”

韦挺一听此言甚合自己心意,大喜,转头向隔壁喊道:“何处高人,能来一聚吗?”

对方回答说:“谨遵台命。”只听脚步声响起,那人起身向这边走来。青云楼里的阁室皆以连地屏风相隔,上面刻有前代美女伎乐之形,装饰甚美,然并不隔音。

片刻之间,隔壁之人已走了过来,只见此人长身壮健,英气逼人,一身白色襦衫甚是洁净。那人拱手施礼道:“晚生杨文干,适才也太唐突,万望恕罪。”

韦挺已经认出了他,起身道:“杜兄,你识得他吗?此君正是新科举子杨文干。杨文干,闻喜宴已散,你为何还滞留在长安?”

六月,全国士子齐聚长安,街上麻衣似雪,南腔北调充斥店肆。这些士子参加过礼部主持的贡举试后,礼部放榜,及第举子先去拜谢礼部知贡举的知遇之恩,敬称其为座主,而自称门生。随后他们在曲江边凑钱举办一宴会,邀请礼部知贡举参加,名为闻喜宴。韦挺和礼部知贡举刘立甚是友善,这日刘立拉着韦挺参加了闻喜宴,韦挺也就在宴会上认识了河间举子杨文干。

三人寒暄一阵入席坐下,杨文干开口道:“两位大人在上,学生冒昧了。学生这些日子也多闻秦王名声,甚是佩服其功业胆识。不过听得多了,反生出一些疑问来。”

看到韦挺坐在对面向自己点头,杨文干好像受到了鼓励,接着说道: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秦王虽与皇上为父子,与太子为兄弟,然终为臣下。天下是皇上的天下,即使皇上万年之后,当由太子继承大统。如今秦王功高显赫,还慨然受之,若发展下去,当成大唐祸乱。文干多读史书,其中许多宫中变故,皆缘于此也。”

韦挺甚是喜欢,说道:“文干不愧为饱学举子,很有见地。”杜淹在一旁不做声,心想这杨文干也太狂妄,乳臭未干,竟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妄议朝政,想不出他缘何对秦王如此反感。想到这里,杜

淹忍不住插了一句：“我听说当初皇上曾经许秦王为太子，因为秦王力辞，才有太子今日之位。”

韦挺的脸红了起来，脖子上的青筋暴露，一拍案子，将上面的碗盘都震得跳了起来，他大声道：“一派胡言！我久在太子身边，也多听皇上言语，从没有听到这样的混账话，分明是秦王府里的那帮人造的谣。杜兄，我看你还有点相信哩。自古以来立嫡长为储君，此为通例，且当今太子的文才武功也不比李世民差到哪里去，只不过他要在朝中帮助皇上处理政事，无暇外出，诸种风头才让李世民抢了去。”

“是，是，为兄久在洛阳，不了解长安之事，所言皆是道听途说。”看到韦挺发火，杜淹忙不迭地解释。

“这就对了，要知太子为人淳厚，平素干得多，说得少，不愿意与别人争一日之短长；反观李世民和他手下那一帮人，边干边吆喝，实在是鹰视狼顾，咄咄逼人呀。杜兄，你若入了东宫，要能够忍辱负重才行。像我这样的脾气，又口无遮拦，天策府里的那一帮人早将我恨得牙根直痒痒。”

杜淹默然。

一旁的杨文干按捺不住，接过话茬儿说道：“韦大人此言差矣！与人相争相持不能靠口舌之力，关键还要靠实力，要有兵权。如今皇上将日常政务交给太子处置，六部政要皆过其目，官吏任用皆过其手，可谓总揽大局。仅此一点，秦王万不能比。至于外出征战，太子或亲自出征，或选出数名上将代征，只要兵强马壮，一样能打胜仗。韦大人，这就是学生说的实力。”

杜淹见杨文干在那里侃侃而谈，其中观点不乏偏激，然也有相当见地，不由得哂道：“这位小兄弟，想不到你整日握笔磨墨，还有一番到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念头。如此看来，你是文武双全哟。”

杨文干并不推却，朗声道：“学生虽读诗书，然也粗知兵法，枪棒使得不十分娴熟，也能到战阵里厮杀一阵。”

杜淹轻笑道：“嗨，可惜现在不开武状元科，否则你就成了双料

举子了。”

韦挺已经听出了杜淹言语中的揶揄之音，遂接口道：“好哇，不愧为新科举子，有见地也就罢了，难得还有一身好武艺，将来朝中还要倚靠你这样的人为栋梁哩。文干，你近日返家吗？”唐依隋制，及第举子要在来年二月通过吏部的关试，方能具备做官的资格，铨选授任。

杨文干点点头：“学生准备明日动身返乡，年后正月再到长安参加关试。”

韦挺好似发现了一块罕见的宝玉，说道：“你该回去了，俗话说‘衣锦不归，若锦衣夜行’，此次长安折桂，理应回乡炫耀一番。所谓关试，不过是一道例行的手续。待你关试之后，若有兴趣就来找我，我替你向太子引见，如何？”

杨文干大喜，起身拱手道：“早晨房前喜鹊登枝，学生知道今日定会遇到贵人。学生深感韦大人恩德，我这里有礼了。”

韦挺连连摇手，三人接着饮酒。韦挺和杨文干谈兴甚浓，好像久违的知音，反把杜淹晾在一边，他呆呆坐在一旁好像局外人一般。午时过后，三人酒足饭饱走出青云楼。韦挺显然对杜淹的事儿不太上心，仅淡淡答应帮忙，除向太子举荐外，也找知事吏部的封德彝说项。杜淹察言观色，感觉韦挺并不十分热心，心里透出些失望，但脸上还是堆满笑容连连称谢。他们出了门首，韦挺跨马而去，杨文干则背着手绕池而行。杜淹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心里长叹一声，转身唤来一赁驴小儿，点钱五十文付与他，然后骑上驴背，怅然而归。

安定坊位于宫城西首，北接城墙，居于北墙光化门和景曜门之间。坊内地势北高南低，矮丘洼地错落有致。当李世民收复并州之时，李渊以“秦王有克定天下功”，下旨在安定坊内营建弘义宫，准备赐给李世民为其居所。当李世民从洛阳凯旋的时候，弘义宫已经建成。